

麻雀

麻雀時常會被冠以自由的頭銜。

每次晚間補習下課，回家的路上都會經過一個沒有植被的漆黑地帶，仔細聽，時不時還會有奇怪的叫聲，往下看還會有幾個黑影的竄動，透著月色，欄杆外的未知更顯朦朧，僅有許盞路燈照映在路上，每每途經此處，便感覺夜晚寒意再添幾分，縱然只是餘光，但並不想多做停留，誰能想到這個地方在白天的時候居然是飼養場。

道路與飼養場有高低落差，從欄杆俯視才能見到，在道路與飼養場的中間有一道水渠，水渠外才是飼養場。養豬的區域有很多米袋的碎屑，幾個輪胎以及一個很像掛著死掉松鼠的繩索；再來是養雞的區域，區域很小，裝不住公雞的趾高氣昂，止不住的啼叫。雖然這些區域十分詭異，但是養鵝的區域才是最令我駐足許久的，一片鬱鬱蔥蔥到若有似無的草地，卻只有四隻蜷縮在角落的鵝，一聲不吭，可能因為在天空上有鐵絲網，那是農家防止鵝飛走的佈置，而那些鐵絲變成麻雀炫耀自由的舞臺，無盡的啁啾像極了鄙夷的誇耀，都是鳥類，而鵝卻只能互相憐惜似的靠在一起，無聲地接受食物鏈的安排。

麻雀因為身體小，沒有太多食用價值，雞、鴨及鵝則不然，雖然牠們在人類的飼養籠中是長著一點都不擬態的羽翼，並將啼鳴的音量調大毫無顧忌的鳴叫著，試想麻雀若亦如此，牠就將是猛禽類的一餐。而猛禽類的選擇即是孤獨，在天性當中，同一座山並不容許兩隻猛禽，但是麻雀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擁有社會性，及時的通知友伴助於生存，麻雀因為會在巷弄中尋找殘羹剩飯，比較常出現在人類活動頻繁的都市，也是可以想像的，畢竟這相對於在秋冬季節沒有昆蟲作為主食的情形下啃食農作的計劃來說，這思維顯得周延，誰想被當成害鳥撲殺甚而絕跡呢？

在兩棵行道樹之間，常見麻雀在樹枝，樹幹上飛行，時不時在樹間繞圈，又一會兒在樹上滑翔，短距又低空的飛行以及樹梢上的跳躍顯得格外自在，看似隨性的飛行，若給他們一條繩子便可在兩樹之間織成天羅地網，在飛行當中搭配啁啾幾聲，就像在山林杳無人煙的情形吹著口哨，踏著舞步般悠遊，直至最後在視野中飛離……卻也感覺牠是再次尋覓另一棵樹，接著撒歡。

我們常羨慕著麻雀表面的無憂，羨慕他們不用工作不用考試，沒有壓力也沒有煩惱，自顧自的在路上尋找食物，但是我們也忘記，我們所見到的無憂的麻雀，是活下來，在無情的食物鏈當中逃生的。牠們連活下去都是一種奢求，被車撞，被吃掉，被餓死，在牠有限的飛行高度中，必須躲過車流的追擊，飛得高又要擔心被捕食者注意，還有外來種與之競爭生存空間，這或許就是麻雀在食物鏈當中的選擇。

我常羨慕麻雀，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在臨近會考時我覺得牠不用考試，沒有升學壓力；在親人亡故時覺得牠沒有太多感情，對群體沒有情緒。但是換個角度思考，如果我是麻雀？此時卻為自己生而為人而感到慶幸，難道說自由真的不具備代價嗎？猛禽的自由代價是孤獨，麻雀的自由代價是艱難生存，那我的自由，代價又是什麼？

國三那年，有個懊悔不已的身影在為明天的會考苦讀，對他來說，會考倒數只是數字，一百天，五十天，十天，明天，他在考後嘗試問自己：為什麼有些人能游刃有餘的考到高分，而我只能為自己的頹廢及慵懶顯得百口莫辯？到現在還是不能體悟自由源於自律，對於我來說，這句話就像孔孟思想中的聖人一樣難以實現，我對於自律沒有感覺，什麼程度才叫自律？要做到什麼？感覺這一切都沒有答案，自律就宛如老師口中的陳腔濫調，很迷茫，但是也只能把問題拋給時間去解答，拋給未來去嘗試，體驗一下，沒有食物鏈的麻雀。

再之後，我經過那處飼養場便不會感到寒意，而是向上仰望著站在鐵絲上的麻雀，自由如此近在眼前，卻又難以觸及，我經過那個地方目的只是補習的往返，每天，每月，每年，途經的人行道，又多麼像鐵絲網，走在路中，一次次看著相同又不同的麻雀經過身旁，一次次又看著不同又相同的麻雀離開視線。

為自由，何嘗不學著做出改變？在每個深夜，我會躺在床上審視自己的萎靡：今天又是沒讀書只玩樂……然後寬容的放過自己，拿著僥倖的成績，度過僥倖的每一天，在一番思想鬥爭中允許自己明天再開始讀書，規劃好七點起床，盥洗之後讀自然，再讀社會……，起床時便是早上九點的意外；計劃當中只有盥洗是貫徹，睡前仍然在嘲諷自己的惰怠「明天要上課，下個禮拜再來吧，這次一定要好好規劃……」像是被牢籠侷限般，一次次的想好逃跑路線但是卻爬不上去，飛不出來的無奈，最後彷彿也只能蜷縮在角落，如此每天看著外面象徵自由的世界，卻無法真正觸及。

走在路上，總是可以看到許多麻雀在路上停留，或點啄食物，或隨意走跳，當我凝視著麻雀的同時，麻雀卻好似厭棄一般躲閃我；等我離開，在後頭，牠們一樣的啄食，一樣的隨意走跳，自顧自的享受著自由……。

(1873 字)